【引文格式】蔡梦圆,杨丽,陈骥.中医英译在中医药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与思考——以 3 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方案英译为例[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21,45(6):35-38,42.

· 学术广角 ·

中医英译在中医药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与思考
——以 3 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方案英译为例

蔡梦圆[1]，杨丽[2]，陈骥[3*]

1.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 成都 610075；2.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
3.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5

摘要：中医英语翻译在中医药国际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准确的中医英语翻译可以表达中医基本名词术语内涵、传达中医医理及文化特征、宣介中医养生及预防观念、推广中医特色疗法。国内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胜利，中医药在 COVID-19 防治的各个阶段疗效显著，“后疫情时代”中医英语翻译需要更加注意规范中医核心概念的英文表达，加强中西方中医传播媒体的沟通互动，培养适应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疫情时代；中医英语翻译；中医药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H315.9；R-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21)06-0035-04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21.06.00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ole and Thinking of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TCM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CM - Tak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ree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lans for COVID-19 as Examples

CAI Meng-yuan[1], YANG Li[2], CHEN Ji[3*]

(1.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5, China; 2.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5, China)

Abstract: TCM English trans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CM. Accurate TCM English translation can express the connotation of basic TCM terms, convey TCM med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promote TCM health preservation and prevention concepts, and promote TCM characteristic therapies. The domestic fight against COVID-19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phased victory. TCM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in all stages of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VID-19.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CM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andardizing the English expression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TCM,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CM communication media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cultivate compound talents who adapt to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CM.

Key words: COVID-19; post-epidemic era;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CM;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CM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暴发以来，呈现出全球蔓延趋势，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1]，目前确诊病例过亿[2]，形势不容乐观。中医药治疗 COVID-19 疗效显著，其经验可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需要中医英语作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桥梁。

《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病疾也。”此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9XXW005）

第一作者：蔡梦圆，E-mail：1136309327@qq.com

***通讯作者：**陈骥，E-mail：jeanelle_chin@126.com

暴发的 COVID-19 因其传染性强，人群普遍易感，属中医“疫病”范畴[3]。迄今为止，西医对 COVID-19 发病机制的认识暂不明确，临床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世界卫生组织（WHO）曾与我国一同制定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相关临床指南，临床疗效得到 WHO 的肯定[4-6]。中医讲究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据人民日报（2020 年 7 月 21 日第 18 版）指出，中医药参与国内 COVID-19 疫情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 92%[7]。同时，中国积极开展中医药抗疫国际交流合作，举办多场抗疫专家视频交流和直播活动，与众多海外国家交流中医药诊疗方案、临床经验，发布英文版中医药诊疗方案，支持中医药走向世界。

1 中医药相关翻译方案及标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医方案部分（中英对照）》（以下简称《七版方案》）[8]，主张辨证施治；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发布中英西法文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干预的指导意见（第二版）》（以下简称《针联意见》）[9]，建议根据患者病情合理选用针灸；此外，各大院校如上海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也提供了 COVID-19 中医诊疗方案英译版，例如成都中医药大学完成了对《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轻症居家中医调理建议方案》和《新冠肺炎的针灸预防保健方法》（以下简称“《成中医方案》”）[10]的翻译工作，通过网络全球发布，为全球防疫提供参考。

2 “后疫情时代”中医英语翻译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运用

目前，中医名词术语多使用国际和国内的 3 个标准，即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颁布的《中医药学名词》[11]、WHO 西太区 2007 年颁布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12]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世界中联”）2007 年颁布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13]。

2.1 表达中医基本名词术语内涵

中医是中国特有的医学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其概念常在英语及其他语言中缺乏现成的对应语。如 COVID-19 为感染疫邪所致，属中医“疫病”范畴。《七版方案》[8]中将“疫病”译为“plague”，《针联意见》[9]译为“epidemic disease”，《成中医方案》[10]译为“the epidemic”。杨明山在《精编常用中医英语字典》[14]中将“疫病”译为“pestilence”。“epidemic”作可数名词，指在某个地区的流行病瞬间暴发，染病人数非常多且不可控，会迅速向其他地区传播扩散。“pestilence”同样为大规模的流行病，传播快，致死率高，作为名词更常见于文学作品当中，现代英语并不常见。而此前几百年间，黑死病一直被称为“the plague”，与“epidemic”相比，“plague”则带有更强烈的感情色彩，主要是“恐惧”，因此“epidemic disease”作为疫病的翻译是较为合适的。但就目前疫情而言，其影响范围极广，波及全球，用“pandemic”一词或更能说明此次疫情的程度。

再如中医“气”和“阴”等名词，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无论直译还是意译都无法准确表达文字内涵[15]。若直译“气”为“gas”“air”，“阴”为“cloudy”“shade”，则与其原意“人体的极精微物质”相去甚远，故在《七版方案》《针联意见》《成中医方案》中均采用拼音方式分别将其译为“qi”“yin”。中医认为邪气是致病因素，而正气是指人体抗邪能力，正气充足，则可抵御外邪。“邪气”类似于西医致病原，而正气类似于人体免疫能力，是维持人体机能的重要物质，故《成中医方案》[10]将致病的“邪气”翻译为“pathogenic qi”，与“正气（vital qi）”相对，由此反映出中医术语的内涵[16]。这些例子都说明翻译中医防疫方案既需要对中医基础知识的理解，又必须熟知翻译规则[17]。中医英语术语的正确使用，可传递中医基本名词术语内涵，推进中医药国际化传播。

2.2 传达中医医理及文化特征

中医英语不仅传达中医术语含义，也可传递中医医理及中国文化内涵。如“肺脾气虚”表示肺脾之气不足，《七版方案》[8]将其译为“lung-spleen qi deficiency”，《针联意见》[9]译为“deficiency of the qi of lung and spleen”，虽两种翻译句式不同，但都可表达肺脾之气不足的含义；《成中医方案》[10]还提到了“培土生金”，借五行相生理论，以补脾益气方药补益肺气，直译为“reinforce the earth to generate metal”，可引导海外读者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入手，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元素。

《神农本草经》曰：“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辟秽也。”芳香药物自古就有辟除秽浊疫疠之气之用。《成中医方案》[10]将“芳香辟秽解毒”翻译为“dispelling filth by aroma and

detoxification”。“秽”指肮脏的东西，故译为“filth”；中医理论认为，气味可以无孔不入，香气通过口、鼻、皮毛等孔窍进入体内，疏通腠理，畅达气血，调和脏腑，祛病强身，故“芳香”可意为气味芳香的药物，译为“aroma”；中医的“毒”不等同于病毒，此处的“解毒”并非直接治愈病毒感染，而是着眼于人体整体状态，扶正以抵御湿毒侵袭，是对整体状态的“解毒”，故翻译为“detoxification”。中医医理具有专业性，若仅按照中文表面意思而不结合中医理论，中医传播极易出现误解。如将“毒”直接翻译为病毒，不仅不利于中医传播，更误导普通民众的认知[18]。可见，只有通过准确的中医英语翻译，才能正确地向世界传达中医认识，传播中国医学文化内涵。

2.3　宣介中医养生及预防观念

《成中医方案》[10]中，专家们还引用中医经典著作原文对预防保健方法进行解释，因“一人病气，足充一室（one person’s illness is enough to infect an entire room）”，故《黄帝内经》云需“避其邪气（preventing pathogenic qi）”，“pathogenic”和“illness”二词反映了邪气可致病，且因一人患病，可传染全家，故必须做好室内空气消毒。在解决方法中建议居家护理时采用室内熏蒸、佩戴香囊等方式进行空气消毒，预防疫病；为了传达舒心气、畅心神、怡心情的养生观念，民众需要保持冷静，故将“精神内守”译为“keeping calm”。《黄帝内经》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译为“as long as the vital qi exists, the pathogenic factors will not invade”[19]，故《成中医方案》[10]运用中医英语翻译合理饮食、调畅情志（regulate emotions）、合理运动等养生方法，强调“保护正气”，对中医养生及预防疾病的观念进行宣介。

2.4　推广中医特色疗法

针灸作为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中医外治方法。以《针联意见》[9]中的恢复期为例，分 3 种情况：肺脾气虚（deficiency of the qi of lung and spleen），气阴两虚（deficiency of qi and yin），肺脾不足、痰瘀阻络（deficiency of lung and spleen, stasis of phlegm blocking the meridians）。通过中医英语翻译，根据患者不同证型提供不同的针灸干预方法，为针灸在世界范围内对 COVID-19 进行干预搭建桥梁。

除此之外，《成中医方案》[10]制定“穴位按压（acupressure）”与“灸法（moxibustion）”两套操作方案，并提供了详细的操作方法。以穴位按压中对中府的介绍为例：中府位于胸部，横平第一肋间隙，锁骨下窝外侧，前正中线旁开 6 寸，译为“Zhong Fu (LU1) is located on the upper lateral chest, 6 cun lateral to the anterior midline and at the same level with the first intercostal space”。值得注意的是，“寸”字不翻译为“inch”而直接为“cun”，是因针灸的“寸”与“英寸”意义不同，中医之“寸”为同身寸，具体长度根据不同个体而变化，具有浓郁的文化特色，因此音译是合适的表达。正确的中医英语表达，需要中医基础知识的支撑，两者有效结合才能有效传播中医治疗方法[20]。

3　“后疫情时代”中医英语翻译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启示

在 COVID-19 蔓延至全球的危机中，中医英语作为传播中医的桥梁，成为广大中医院校及中医医师传道、授业、解惑不可忽视的语言工具，“后疫情时代”中医英语翻译对中医国际化发展具有如下启示：

3.1　规范中医核心概念的表达

中医英语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涉及除中医药体系以外的语言学、翻译学、医史文献及跨文化传播等内容，一些极具意象化、抽象化的中药材、药方、药理更是存在着术语不统一的问题[21]。为规范中医核心概念表达，建议采用《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13]。该标准由世界中联组织 6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位专家共同参与制定，包括中医理论、诊断、治疗、中药、方剂、针灸、临床各科等词条 6526 个。其中中药、方剂、针灸穴名等三类 1500 多个词条采用拼音、英文、代码、拉丁名等四种翻译标准。该标准突出中医特色原则，力求英译词义尽量与其学术内涵相对应，同时提出了中医疾病名称的“双译法”，在直译中医病名同时标明对应的英文西医病名[22]。采用统一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对规范中医核心概念的表达起着导航作用。

3.2　加强中西方中医传播媒体的沟通互动

中医特色理念与优势疗法在国外媒体报道中常被本土化。比如，中医治疗原则“调和阴阳”在国内众多教材中都译为“regulating yin and yang”，外媒对此则出现了本土适应性的翻译，如“bring the body back to a state of balance (homeostasis)”。疫情期

间，我们看到通过新媒体报道的专业机构组织专家抗击疫情、全球驰援的活动，比如 WeDoctor GDPC（The WeDoctor Global Consultation and Prevention Center）在微信上被广泛推广，这是全国规模较大的互联网医院集团“微医互联网总医院”联合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共同发起的抗击 COVID-19 疫情在线公益服务平台媒体[23]。该平台面向全球，对海外人士提供咨询和互动，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互动，也起到了推介中医药的作用。媒体是传播信息的媒介，通过语言与文化的交流碰撞，加深国外对中医文化内涵的理解，并使用他国人民习惯的语言方式将中医文化更为广泛地进行传播。

3.3 培养适应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中医药国际化推进离不开中医药国际化人才，需要医学英语人才的培养[24]。既懂中医药专业知识，又通晓外语和国际行为规则的中医药国际化人才的缺乏是制约中医药国际化的瓶颈之一，应通过国内培养和国外引进的方式建设中医药国际化人才队伍。国内培养方式包括在中医药高等院校设立中医外语专业，开设中医英语课程，明确教学定位及教学目的，注重学生交流和翻译能力的培养，或在中医专业中加大中医英语、医学英语、跨文化交流的课程占比，培养懂中医、通人文、精外语的人才；也可派出有一定外语基础的中医药专业人员到国外进修学习，鼓励中医药专业人员参加国际交流，针对性地举办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培训班等。

4 小结

中医英语作为传播媒介与桥梁，既可表达中医基本名词术语内涵、传达中医医理及文化特征，又可宣介中医治疗养生方法，在抗击 COVID-19 疫情全球化趋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促进中西医结合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全球正处于“后疫情时代”，需要更好地规范中医核心概念的表达，制定较为统一的中医英语翻译标准，培养既精通中医又熟练掌握中医英语翻译的适应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更有效地将中医英语与中医药国际化相结合。

参考文献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EB/OL].(2020-03-12)[2020-09-11].http://news.cnr.cn/gjxw/gnews/20200312/t20200312_525012860.shtml.

[2] 腾讯新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追踪[EB/OL].[2021-07-14].https://news.qq.com/zt2020/page/feiyan.htm#/global.

[3] 杨恺,冯全生,吴文军,等.论湿疫的源流及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的启示[J].中医杂志,2020,61(17):1478-1480,1492.

[4] LUO Y, WANG C Z, HESSE-FONG J, et 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 acute and critical medical conditions[J]. Am J Chin Med, 2019,47(6):1223-1235.

[5] YANG Y, CHENG H, YAN H, et al. A cell-based high-throughput protocol to screen entry inhibitors of highly pathogenic virus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J]. J Med Virol, 2017,89(5):908-916.

[6] ZHANG M M, LIU X M, HE L. Effec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on SARS: a review of clinical evidence[J].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04, 10(23):3500-3505.

[7] 孙达.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注入中医药力量[EB/OL].(2020-07-21)[2020-09-09].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7/21/nw.D110000renmrb_20200721_2-18.htm.

[8]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医方案部分(中英对照)[EB/OL].(2020-03-20)[2020-09-11].http://ghs.satcm.gov.cn/gongzuodongtai/2020-03-20/14089.html.

[9] 世界针联.(CN/EN/ES/FR)中英西法文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干预的指导意见(第二版)》[EB/OL].(2020-03-14)[2020-09-11].https://mp.weixin.qq.com/s/de7LvnobQRhQzSIRjl1nnw.

[10] 成中侨.中英文中医防疫经验分享全球[EB/OL].(2020-03-10)[2020-09-11].https://mp.weixin.qq.com/s/dv1GcYeLX9AVYFOGi_dvaA.

[11]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stern Pacific Region, 2007.

[13] 李振吉.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14] 杨明山.精编常用中医英语字典[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24-225.

[15] 李照国,朱忠宝.中医英语翻译技巧训练[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2:2-3.

[16] 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17] 卞青妮,徐海女,蒋辰雪,等.中医药商标品牌名英译现状及对策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0,40(7):876-880.

[18] 邹德芳.中医药英语术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J].亚太传统医药,2018,14(4):200-201.

[19] 刘璨莹,陈嘉彧,陈骥.《黄帝内经》中隐喻的语言特征及英译策略[J].

（下转第 42 页）

临证进行学术交流，社员互相批阅课卷，定期刊发课卷并发行省城各处，提高了学术水平，扩大了影响力。这种结团集社的学术交流形式打破了传统中医师带徒私门授受的局限，为广东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如陈惠言、陈汝器、梁湘岩、古绍尧、卢若愚等，他们后来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担任教师，成为岭南中医药名家。可以说，广州医学求益社的创立为民国时期广州近代中医学校的创办奠定了基础。

1912 年，广州医学求益社改组为“广州医学卫生社”[5]，其后衍生出“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6]，并于 1924 年改称“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7]。广州医学求益社对广东中医教育史及至对近代广东中医事业发展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谭春雨,李洁.近代上海中医社团的产生根源及其特点[J].中医教育,2009,28(4):22-24.

[2] 广州医学求益社课卷:第一册[M].广州:广州十七甫怀远驿关东雅石印局,1912.

[3] 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515.

[4] 广州医学求益社课卷:第四册[M].广州:广州十七甫怀远驿关东雅石印局,1912:58-59.

[5]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五)[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535-536.

[6] 沈英森.岭南中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48.

[7] 刘小斌.广东中医育英才[M].广州:广东省卫生厅,1988:71.

（收稿日期：2021-05-14）

（修回日期：2021-06-02；编辑：魏民）

（上接第 38 页）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8,24(8):1143-1145,1155.

[20] 杨洋.基于中医术语规范化的中医英语教学探讨[J].陕西教育(高教),2019(12):11,21.

[21] 司高丽.“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翻译的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J].中医研究,2019,32(6):42-46.

[22] 中新社.《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出版[EB/OL].(2007-12-29)[2020-09-17].http://www.china.com.cn/health/txt/2007-12/29/content_9451659.htm.

[23] 张志慧,王勇.论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及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作用——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J].新闻传播,2020(20):18-20.

[24] 吴青,李晓莉,林建平,等.加强中医药院校医学英语学科建设的思考[J].中医教育,2011,30(6):53-56.

（收稿日期：2021-02-28）

（修回日期：2021-04-28；编辑：魏民）